

(續上期)

他還是第一次，聽英英一口氣說完這麼多話，沒有不耐煩，也沒有粗暴地罵她嘵嘵。

「現在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。」他的聲調竟然出奇的和順。  
「我想先躲一個時期避避風頭，再找人去軟硬兼施的說服瘦猴，要他撤銷告訴，或者……」

「這不可能的。」她搶着說：「殺人是刑事案件，瘦猴告訴不告訴，法律都要追究的。」建新常常犯法，所以她也涉獵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識。

「那只有盡量拖下去，讓警方對這案子漸漸鬆懈下來，使它成爲懸案，讓時間來沖淡人們的記憶。」

實在的，他根本想不出可靠可行的辦法，嘴裡在說，心裡却在否定，這不是好辦法。

「別敷衍我，建新。」她像是哀求了：「你說的都是行不通的，你自己也知道。躲上十年二十年，也不會結案，我們始終不能堂堂正正做人。與其拖到將來再了結，倒不如現在弄清放在前面。以後，我們好好做人，乾乾淨淨的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——」他有點明白，也有點吃驚，抬起頭來兩眼緊盯住她。

「你已經想到了，希望你不要誤會我。」她內心怔忡，鼓起勇氣說：「我完全是爲你好，爲我好，我們快要有孩子了。不要讓孩子懂事再看到你的過去，長大了無臉做人。」

「不行！」他嚷了起來：「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，是全體龍虎幫哥兒們的問題。要是我向警方自首，警方尋根究底，非把龍虎幫全部名單開出來不可。我不能出賣他們，哥兒們以往多多少少都有案子，我供出來之後統統都得坐牢，龍虎幫的老大不能這樣！」

「建新，」她流淚了：「你的話聽起來很有理。但是，你忘記了做人的正當途徑。你違反了它而自行其是，這是不能被自己的良知所接受的。你們龍虎幫的弟兄們，既然犯過法，讓他們接受法律制裁也是應該的。你這不是出賣他們，更不是害他們，而是幫助他們。也許將來，你們全成了好人，對國家對社會有很好的貢獻。」

「別說了！」他煩燥起來：「你的話全對，但我有我的打算。要我死可以，十把刀插在我身上，我決不會皺一皺眉頭。我決不能叫他們跟我去坐牢，因爲我是他們的老大。」

等這案子過去以後，脫離了龍虎幫，真正洗了手，他們

死活我都可以不聞不問。」

他推開她，站起來。她還想繼續勸他，但被失望的悲哀哽住咽喉，說不出話來。一陣陣酸苦，只有流淚的分兒。

「你再忍耐幾天。」他抖落了身上的枯葉，恢復了冷冷的態度，說：「別胡思亂想，我也有點後悔，不該帶你出來一起受罪的。過幾天，我會托人送你回家，弄幾個錢，讓你到醫院去生產。現在我出去一趟，到天黑可以回來。你想吃什麼東西嗎？我給你帶來。」

她搖搖頭，兩眼模糊，望着他，像隔着一塊帶水的玻璃。淚水順着眼梢流下來，冷冷的，她的心也在冷，冷，冷。

## 九

金建新去找黑狗，那是當地很吃得開的字號人物。過去因案逃亡，建新幫助過他。這人豪爽粗獷，够朋友，講義氣，現在是建新需要黑狗幫忙的時候。

略一打聽，黑狗大大有名，很快就找到了他。

「嗨！小金。」他重重地在建新肩上拍了一下，燻人的酒氣直噴到建新臉上。「等了你好幾天了，怎麼到今天才來？是怕我黑狗不夠意思，不够朋友嗎？」

「那裡那裡！」建新對他的豪放深感快慰，當初沒有交錯這個朋友。「我是怕拖累朋友，不好意思。」

「放屁！」黑狗一板面孔，吼了起來：「這是什麼話，朋友之間該患難相助，我黑狗既然交了你小金，願意爲你上山下油鍋，有什麼好意思不好意思？」

「謝謝，黑狗，我……」他想起說：「我快要洗手了，實在是不敢再多欠人情。」但這話與眼前黑狗的豪情有所抵觸，說不出口。

「走，小金！」他拉了建新往外走，「我給你接風。」門口有個大漢只穿了一件汗背心，坐在摩托車上嚼檳榔。

黑狗招呼他：「阿土，我陪龍虎幫的老大去喝酒，你叫幾個弟兄布置一下，有事立刻通知我。」

穿背心的點點頭，從摩托車上跨下來，吐了一口石灰水，像血，向建新打量。

「上來，小金！」黑狗發動了車子，招呼建新坐上後座，車子吐着長氣走了。

## 十

離開黑狗時天已黑了，他喝多了酒，但沒有醉。黑狗向酒

家老板娘開口借一萬，老板娘說了許多好話，拿出來五千。黑狗拍桌子要換人，建新打圓場把他勸了出來。黑狗把五千塊錢交給了建新，說：

「你要能多呆一回，我給你再多弄點錢。」

建新說「够了」，他把五千塊錢接到手裡，臉上微微有點發燒。他弄錢的方式不是這樣的。

還好，還能趕上最後一班小火車。他怕瑛英一個人在黑暗的竹林裡害怕，出了車站，急急向山裡走去。

他一手提着一袋食物，另一手提着兩條舊軍毯——那是在估衣攤上買的。天很黑，月亮尚未升起，靠着星星的光，走在崎嶇不平的小山路上很費力。酒意已過，夜風吹到身上感到很涼爽。

走進竹林，亂七八糟的斷枝上有刺，更難走，他輕輕喊了一聲「瑛英！」沒有人答應，他以為她睡着了。

突然，竹林裡出現四枝強烈的手電筒光，從四方同時射向他身上。四個警察，兩個穿制服，兩個穿便衣，每人一手拿手電筒，一手執着手槍。

他被圍困了，在這到處都是有刺斷枝的竹林子裡，逃，那是妄想，飛也飛不出去。這突如其來的變化，使他起了瞬刻的窒息。但也立刻明白了，這是怎麼回事——瑛英終於出賣了他。

憤怒之火，在他胸膛中燃燒起來，像這樣被捕不算英雄。尤其是被一個女人出賣，那簡直是丟人到底的事。他從內心深處發出怒吼——我要報復，我要報復！但在神態上，他仍鎮定得很，從容得很，臉上還露出了曖昧的笑容。

「金建新！」有個警察用手電筒照向他臉上，用手槍對着他，向他走近說：「別想蠢動，有家伙拿出來丟在地上，乖乖地跟我們到局裡去。」

他仍然微笑着，放下了手裡的東西，兩手提着灰色夾克的對襟向外一張。「放心，」他說：「我沒有事情向來不帶家伙的。」警察爲了慎重，仍在他全身上下搜了一下，才給他上了手銬。

「走吧！」另一個警察來提了他的舊軍毯和食物袋。

## 十一

他被關在看守所裡，電話一層一層的向上面報告，殺人犯金建新被逮捕了，要台北立刻派人來提犯人歸案。

意外地，金建新被捕的第二天，天忽然變了。這年的第一次颱風，一連兩天狂風暴雨，鐵路附近塌方，小火車停開。第三天晚上風才小了些。派出所的一位值勤警員發現，金建新已從看守所逃走了，牆腳下挖了一個大洞。

金建新才十九歲，警察看輕了他的聰明才智，他又表現了一次犯罪天才。偏僻的小山村對外交通不便，報紙上也沒有披露這個消息。林瑛英回到家

的第六天，被送進了醫院，陪她進院的，有她母親和建新的母親。建

新的母親要在醫院住滿月再出院，說明一切費用不用她母女操心。但瑛英怎樣也不依，才五天就出院了。她關心建新，希望立即獲得他的消息，可以去探視他。向他道歉，向他傾訴自己不得不這樣做的苦衷。

然而建新呢？報上沒有他的消息，警方也不來傳訊她，好像警方對這案子並不十分重視。

她焦急，惶惑、疑慮，沒有建新的消息，什麼事都無從做起。她更憂慮的是：建新會不會因拒捕而造成流血事件？這是可能的，以建新的強蠻個性，是不會輕易就範的。

日子，在她的憂心中悄悄溜走，出院後又一個禮拜過去了。原來身體就不很好的她，變得更憔悴，更消瘦，而建新，仍然杳無音訊。建新的母親常來陪她，爲她買來補品，孩子用品，但也安慰不了瑛英。她整天啃着苦果，流不完的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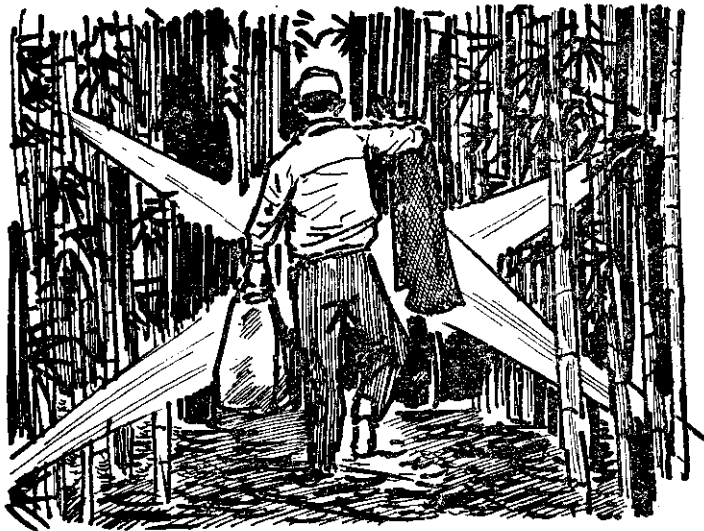
她們住的是一棟建築在一條新闢道路上的店舖住宅，二層樓，外表很平常，是獨立的，街對面還是稻田，不過離鬧區很近。她母親以多年積蓄買下這棟房子，原是想開一間

冰果店的。可是瑛英並不熱衷於做生意，她的全部精神都繫在建新身上。

又是一個微雨的

夜晚，這幾天氣候不好，時冷時熱，時晴時陰。孩子有點發燒，建新的母親剛抱去看過醫生，回來餵了藥，剛走。房裡很悶，瑛英拍睡了孩子，自己却毫無睡意，頭腦昏沉，思想紊亂。她忽然想到屋頂上去吸口新鮮空氣，清醒一下。

房後有通往屋頂的水泥樓梯，是準備將來加蓋三樓時用的。母親房裡沒有聲音，大概已經睡了。她輕輕踏上樓梯，走上



強照的手電筒光，從四方射向他的身上。

去，開了那扇朝天的白鐵皮大門。

屋頂很空曠，有一付竹架，是晒衣服用的。靠街的一頭有四個綠色大花盆，原來是種着花的，因乏人管理，花早枯死了。只剩下四盆乾泥，連雜草都沒法生存。後面有幾個空雞籠和一攤甘蔗皮。

竹架上晒着一條被單，幾件小孩衣服，幾片尿布。天氣陰晴不定，衣服很難乾燥。她頂着門踏上屋頂，再轉身把門蓋好。忽然想到第一次和建新做愛，那時她還只十六歲。兩人在房裡玩，建新突然不老實起來，動手動腳。她怕被母親撞見，故意逃出家，爬上屋頂，蓋上門，兩手用力壓住。但怎擋得住建新的力氣，只微微用力向上一頂，便頂開了。

她大笑着在屋頂上逃，他追，本可一下追上，他却故意欲擠還縱，直到她連笑帶跑弄得上氣不接下氣，才一把抱住了她。

這情景現在回想起來，好像就在昨天，可是已人事全非。在這幾年中，發生了多少件罪惡，又是多少辛酸？

因有附近的燈光照耀，屋頂上不太黑，晚風中帶着潮濕，吹到身上使人感到涼爽。她走近竹架，想在屋頂上坐一回，清醒一下，好好地想一想——建新可能怎麼樣了。竊地，她覺得幾乎要失聲尖叫起來，白色的牀單後面站着一個人。

「建新，是你？」

「嗯。」他撩開牀單，從竹竿底下鑽過來，她退了兩步。「你沒有：被警察抓去？」

「怎麼樣，你不高興嗎？」他臉色冷漠陰沉，在夜色中，好怕人。有一次他用刀子向一個曾經欺侮她的男人下手，就是這種殘酷的神色。

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建新，你怎麼說這種話呢？」她力竭聲嘶地想剖白自己的苦衷，但聲音却抑制得很低。眼淚成串落下，手脚發軟發冷，全身都在戰抖。

「哼！」他冷酷得像要噬人的厲鬼，一步步逼近她：「不是這個意思？為什麼要去告發，出賣我？」

「不！我不是出賣你，我是爲你好。」她戰慄着又退了兩步。「我愛你，我會等你，我會常常去看你的。」

「什麼你愛我，別他媽的肉麻了。」她又退了兩步，已退到屋頂邊緣，他倒不再逼近她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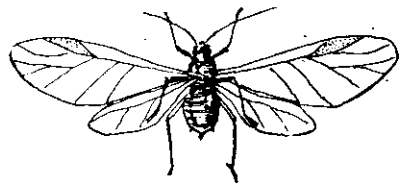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使我丟臉，使我栽在一個臭女人手裡，我永遠不原諒你！」

「建新，你不能這樣，我是爲你好。你犯的罪太多，逃了今天逃不了明天，總有一天會被警察抓去的。還不如早進去早點出來的好，你可以洗心革面從新做人……」

她又退了兩步，到了屋頂邊緣，她的腳跟已經在空中。建新猛然大聲驚叫起來：「別再退了，快過來！」但已來不及了，一聲淒厲的慘叫畫過夜空，她從屋頂上向後倒栽下去。

未完·下期續！

# Rodmeth.



西德 CHEMIE HANDELS G.M.B.H.

原裝出品

(北市農藥字第0432號)

# 大減速

現貨供應處：

正凱企業有限公司

台南市東門路407號三樓 TEL.27567

嘉南農光資材行

台南縣善化鎮中正路一號之2 TEL.214

總代理：恒興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請注意！本「大減速」自進口以來，

蒙各農用戶愛用，惟最近市面發現贗品，爲免受騙，謹請逕向下記供應處採購是禱。